



□ 12
3324
4



門 口 12
3324
卷 4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李日焜次暉較
沈昌祚御几較

四書改錯二十

典制錯

千乘之國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氏曰乘車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
車一乘包說八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
步卒七十二人又云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
家所能給也必云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
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吳氏曰八
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萬家矣百里無膏
稱故然耳四書改錯氏曰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

昭和十八年
二月五日
購本

者牛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為多侯方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為少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耳

自周制失傳春秋戰國間人皆各據一說言人人殊及群儒繼起而錯雜尤甚然亦須彼此參酌略求可安宋儒既不讀書無考究而一有不得便云不須大段費力則其自改大學補格物明云十物格九物不妨一物格九分不可乃當此論語開卷一手面典故人人所當講析者而一分不曉格物安在間查此干

乘舊註似馬融包咸兩註俱錯然寧取包註者古侯國百里以開方計之則方百里者萬里也方里為一井每井八家則萬里者實有萬井八萬家而包註據公羊之說以為言謂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封百里當有千乘伯七十里便降為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祇二百五十乘耳今以侯國而稱千乘則適與十井一乘之數恰合故曰尚可取也若馬註則據齊景公時司馬穰苴所著司馬法一書為言謂百畝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出一乘與包註之十井一乘已增十倍所云侯國百里

有萬里萬井者核之不過得百乘爾經明云千乘之國而祇以百乘解之而猶曰馬說為可據則直洵口去取茫然不懂其就裏固無論也然且駁包說之謬謂每出一乘當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甲兵備具非八十家所能給亦曾略考此數語出自何書可能與馬包兩註較合與否而朗朗言之夫此非周制并非今所傳周禮與春秋內外傳策書之文不過司馬法之見經註者而司馬法有兩出車制其在春秋註有甸車之制凡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車則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甲兵具備如朱氏

所引者若馬氏所據在周禮註是成車之制一成百井出一車則每車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合三十人雖成包溝洫其百井與甸之六十四井相等而士卒牛馬與甸大別至包氏公羊說則併徒役畜輦一概無有今欲據成車之制以難包氏而其所引者是甸車而非成車但偶一舉引而必錯如是則其所云不須考究者雖自文其陋然亦竟不考究已耳何必錯也

特包氏所據亦非是者古者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先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

厘廬經術三千六百餘井。又去三鄉三遂都邑邊鄙。但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餘井。其任賦車者止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尚不足。可以之當千乘乎。乃若馬氏自知成車之法與千乘不合。因自校其數。謂一國千成。須得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國乃能容之。此自為立說。並不引周禮。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為言其直據周禮。解經獨鄭玄有之。竝非馬融然。總非是者。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正。與王制。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竝

同。故易曰。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亦明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也。周禮戰國人書耳。况馬氏立說。祇據司馬法。竝非周禮。而東陽許氏又謬引周禮以相難。則又錯矣。且其以鄉遂賦人之法。強合千乘。且謂王畿亦然。更屬多事。周禮鄉遂公邑賦徒役。與都鄙縣甸計地出車。乘兩不相合。即其所賦徒役。在喪祭蒐狩外。縱佐軍政。亦祇為甲兵行兵。并以充輜仗輦輦諸役。竝不與車卒相為比配。况其所配者。仍是甸車之司馬法。大荒唐也。此制在春秋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

九百長轂者兵車也。是一縣出車一百乘矣。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守四千乘。是十縣可出一千乘。乃考之周禮。小司徒註則四甸為縣。縣方二十里。實得二千井。一萬六千家。計之約二井十六家。共出一車。而牛馬甲士皆不在內。則以百里計之。不及十國之三。而千乘已備具矣。然且甸稍鄙都別有盈縮。抑或周制另有法。與周官司徒諸職別有關會。皆未可知。此真策書本文較之公羊司馬法之見經註者。頗為可信。不知前儒何故無引及者。予故痛諸說之謬。而并及之。

釁鐘

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隙也

釁是血祭名。古凡造宮室器皿。必血祭以饗其成。謂之釁禮。故周官大祝。隋釁。或作塗血。或作薦血。總是血祭。其後俗註。始兼有血塗釁隙之說。禘記成廟。則釁之。豈有以血塗廟屋隙者。况天府釁寶。鎮月令。釁龜策。有何罅隙。而以血塗之。故禮曰。釁者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今註塗釁隙。而于血祭薦血。反不一。及是全不知有釁禮者矣。况釁禮祇用羊犬豕豚。而竝不用牛。此用牛是戰國變禮。須註明者。周禮羊人禳

饗。供。羊。牲。雞。人。饗。饗。其。雞。牲。禮。記。宗。廟。之。器。饗。之。以。豕。豚。不。知。何。時。以。太。牢。作。饗。鐘。之。祭。此。亦。說。經。者。一。闕。節。不。容。不。註。及。也。

遠宗曰註疏引周禮誤以寶鎮作寶鐘証饗鐘事亦是笑話但不知傳寫有誤抑本註如此

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

皮冠虞人所有事故以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析羽而注之旗竿之首曰旌

周官司常原有交龍為旃通帛為旃析羽為旌三句特所用不合孟子引齊景公事見春秋傳齊侯田沛

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不同古孤卿建旃故旃招大夫以王制上大夫聯孤卿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弓本招士之具若以旃招士則旃為諸侯所建畫以交龍以旃招庶人則聘禮卿載旃通以大赤帛為之是春秋傳有解而孟子無可解者俗儒謂旃無文采而龍善變化皆臆斷也此為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有諸侯卿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顧士本有位惟諸侯得名之而侯車載旃故即以旃招士孤卿可名庶人而卿車

載旃故卽以旃招庶人是傳之招以其物而孟子之招則以所招之人之物不相悖也若大夫車載旌物今仍以其物招之亦尊大夫耳此庶田禮與閔禮可通証者孟子時不見策書此與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皆不合本傳第此闕掌故須有分曉豈可註孟子而反與孟子以紕漏如此

若合符節

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

符節不用玉周官掌節有玉節角節金節銅節竹節羽節卽旌節而玉節最尊惟天子諸侯有徵守治兵

恤荒和難諸事始用玉節與命圭等以九命爲長短差次不惟不是符節兼無篆刻分合之數幾見命圭琬琰天子與侯國有各藏半者况明曰符節則司徒掌節有門闕用符節文秋官小行人掌六節亦有門闕用符節文且曰以竹爲之則無他註矣是以其製不可考舊註皆曰如今之竹使符漢文紀應劭註謂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國家當授兵遣使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雖不知與古法合否要其爲符節則如此註總錯耳

張文齋曰圭璋龍虎諸節其合或以冑或以邸或

以函蓋卽璽節旌節或辨印章或認羽物無有如
券契齒牙彼此分執者惟符節無考舊皆以漢制
解之顏師古註漢書有郡守分符法天子與郡守
各分其半右留而左與之然是符不是節且竝不
是玉亦不云有篆刻卽漢制亦半屬不合不可解
徒枉輿梁

見器用條

刑政錯

敬事而信三句

程氏曰此言至淺然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
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 楊氏曰此特論其

所存而已未
及爲政也

五者非條非件亦全亦偏似鮮倫眷然聖人立言比
之雲霞在天隨意卷舒與後人脩詞但取齊習者有
別此不過舉其要者言之大抵治國祇治事治人二
端敬事則事無不治愛人則人無不治斯二者已約
略盡之矣乃復參舉三大政一在約信如傳別禮命
質劑要會皆是也一在節用如九貢九式斂弛均節
皆是也一在時使如力政徒役師田簡稽皆是也此
亦有何流弊而又以爲其言淺近引程楊諸說謂此
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夫未有行政而不先存心者

卷十二
亦未有行政而祇存心者且猶是五者何以行之只
淺近存心便深遠且此時存心不是學問究將見諸
行事者不知存心而已將終及為政抑不及為政又
不知存心幾何時可及為政此皆周章無理之極至
者然且曲為補救不但不及為政并引程氏不及禮
樂刑政以補救夫子淺近之弊夫節用時使謂不及
禮樂刑則有之未為不及政也且敬事何事禮本兼
樂而禮職刑職則正敬中之二事是夫子之言無所
不該而儒者抄變其說謂並不一及觀其又云五者
以敬為主且刪去事字獨存敬字則直是斥事為廢

功用道學清班居官主敬一大流毒此聖學之禍不
可不察也

宋理宗時吳興沈仲固云道學附和實繁有徒原
有噓枯吹生之勢然徒取自便全不為用世起見
一言政事便斥為庸官俗吏偶有治財賦者必以
聚斂目之開闢域者必以龕才起釁罪之凡為郡
守為監司祇營建書院刊註語錄便是能事後至
淳祐間每見達官朝士憤憤冬烘敝衣草食高中
破履講主敬之學其時賈似道欲久專大柄遂盡
用此輩列之清班幸其結舌寒蟬無所掣肘以致

萬事不理。喪身亡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矣。此沈氏所言切中存心主敬不及為政之弊。因備錄之。使民以時。

時謂農隙之時

使民有使民之時。非農時也。若第以農隙為時。則不違農時矣。考主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豐凶較公旬之政。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則豐凶已成。何有農隙。况使民不止。公旬有卽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則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刈穫之時。龍

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興築之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採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使民謹出入脩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啓塞。從時謂凡事之啓與事之塞。皆當從其事之時。正時字明註也。若農隙之時。則但以治兵言。左傳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講事者。講武事也。孟子當戰國時。曰講武事故。曰不違農時。不奪農時。今明云使時而斤斤以農隙言。錯矣。漢食貨志。古有出民入民之時。凡春出冬入。朝出夕入。皆有官使之便。是時使卽比年入學。三年賓興。亦引論語

四書改錯

使民以時為說此真善于說經之言

民信之矣

倉廩實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

民信是一政不是政之效與兵食絕不相關故下文稱三者若必兵食足而民始信則二者矣且亦惟絕不相關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子貢既問政則子所答者是民信之政如子稱敬事而信子夏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其能信者則如子路治蒲恭敬以信其不能信者則如秦商鞅徙木立信總是為政中另一條件不必足

兵食而後民信亦不是民信于我信之者我有以信之也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本文明云去兵而註曰無兵且于聖賢究竟相商至意茫然不解亦思所云去兵者謂既足而去之耶抑未足而不使足便是去耶夫不得已非荒札即軍旅也荒札軍旅正需兵食未有既足而反使去者若原是未足則不足不可言去也且兵無去法也周官用井制藏兵于民民即兵也兵去即民去雖鄉遂公邑

賦徒役與稍縣鄙都征車乘稍有不同然其所賦人則未有在民外者惟春秋季世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早有蒸徒增增列于車外而齊以內政征兵晉則毀車為行兵吳且興甲士以為徹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而晉悼行軍別名卒乘卒者徒兵乘即車兵是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別出之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自為聚散故兵民兩離民可留而兵可去豈有夫子論政而不遵周制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為說者

政竝非修武備之謂其平日行政時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夫家之眾寡可任役者而丘甸諸長則又簡井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即會萬民之卒伍以赴軍旅其間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即天官宮伯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宮眾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萬一凶而又荒如大學所云菑害竝至子路所云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弛力征凡虞衡場圃皆不興地守地職諸役而即使強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冀補救故食政不去而至于族師起徒遂人較役丘甸治車輦牛馬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衆則析骸易子聚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政而未嘗于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言正老實經濟凡有志聖學皆所當著眼者考古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

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三口約計之其為民而不為兵者約數百倍于為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若去食則并荒政之薄征亦去之此易曉者然是去而不征非征之而又去也

知及之章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問之則無以有之于身矣

此本論為政以及之民者凡十一之字俱是一義乃動輒以理字當之則仁能守理已自難通仁是何物

而反使守理况莊以蒞理動理不以禮則大無理矣
故明儒盧荷亭說此書大為惋歎特鮮所考據雖其
說頗辨而尚未了徹按包咸舊註謂知能及治其官
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此以之字屬官位解然
以仁守官則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以莊蒞官
則與曲禮蒞官行法相合至于動之稍礙矣惟顏特
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
此極有見但其曰通變曰安性則反以知仁二字從
民上見得與莊蒞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
截殊不知知足以及民即知臨為大君之宜仁足以

守民即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知仁在我不在彼也此
夫子論居官臨民之法最了徹者若徐仲山日記亦
云及之是及民以下諸之字皆是民字此是傳是齋
講學諸君主客所定皆可信之言

章大來曰包註以仁守作守官位解與繫詞何以
守位曰仁相合朱氏既不從包說而作易本義引
陸氏釋文及晁氏偽古易說將繫詞仁字改作人
字此有意改經者按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
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皆據繫詞語然
皆是仁字包註雖不足顧與易繫何與而必改此

字且陸晁劣學說書寂叵信其校經字豈反過于
蔡邕之書石經者而可為據耶

片言折獄

片言半言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詞之畢也

此又杜撰矣呂刑明清于單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
辭單辭者片言也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
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
書其半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
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辨答之詞于其中即今兩造兩
口供也則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

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獄凡不賫券即
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
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
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
子路明決單詞可斷在他人豈能之若半言服眾則
不惟無據且有必不然者夫折獄之言即爰書也爰
書無煩詞即微子路亦原無多其說者若聽獄時所
言則苟能明決全言何害古云為政不在多言未聞
折獄貴寡言也如謂民易悅服不待詞畢則聽折之
折竟溷作折服之折尚書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此經

四書改錯

十五

文實字何可使嫌溷若此

文輝曰片字說文作判木解謂半木也其字形即

木出字之半片言片中之言即券契文也故史

凡片言相合片言投契亦猶是兩人之言即物之

一片亦分物之半如李陵令軍士人持一半冰一

半註作一片可見

肆諸市朝

肆陳尸也 以上于朝士 以下于大夫

註但解肆字原屬疎略若小註分朝市辨大夫士之
等則又襲檀弓肆諸市朝之鄭註多少不合嘗考諸

禮文凡肆尸者必隨其刑之所在不止肆市然亦並
無肆朝者據王制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此肆市說也
若周禮則必分貴賤而別其所在大抵司寇掌殺刑
鄉者肆國市三日刑遂者肆遂三日刑縣者肆縣三
日惟公族與大夫以上則刑于甸師氏而不肆總無
刑于朝并肆朝之禮即春秋晉尸三郤于朝本是賊
殺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是專殺竝非典制是以舊
解市朝非市與朝謂市如朝也史孟嘗君傳稱過市
者曰過市朝司馬註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雖
連稱市朝實只是市間嘗執此說似亦近理既而讀

四書改錯

國語臧孫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少者致之市朝謂
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為刑次之三焉得以市
朝二字并作一次但儒說自錯雜或分大夫士或分
王朝列國大夫士總無實據先仲氏嘗謂據註不如
據本文今國語大文明曰大者少者實以事之大小
為言則市朝之分以事不以人以事重輕不以人貴
賤則以經証經似說之較可信者經典既闕軼而王
制周禮半屬後起所賴學者多學而明辨之若概置
不問則渾沌而已註經何為

敬事而信

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信于民大錯信是君信不是民信此與大學與國人
交止於信論語民信之矣上好信恭寬信敏惠信則
民任焉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皆同而集註于此六處
皆曰信于民並不註一信字實義一似信是為政之
效則信字亡矣不知此信字原有傳別禮命質劑要
會諸實政且信是五德與仁義禮智同有本體有功
夫至施之為政又各有作用何曾是效說見民信之
矣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諸條

辟草萊任土地

四書改錯

辟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是也

此本二事墾草萊是盡民力任土地是盡地力兩各不同今辟草萊不註而任土地則反曰分田與民使任耕稼則以任屬民非任土地矣考戰國秦制有墾令二十條如官不留簿書祿仕食口勿使衆勿取工庸無逆旅之民抑商估令少禁軍市有女子類皆去其妨民力者若任土地則當時稱為度地又稱算地惟恐民勝地則民力有餘地勝民則地力不足故為國任地除山林藪澤谿谷流水都邑城郭外分田計畝數使地力堪任有任地待役之律此專較地力不

止督民盡力者今日李愷盡地力則見漢食貨志尚有李愷為魏文作盡地力之教參較地畝而增減其粟若商鞅開阡陌則直是變法改井畫而阡陌之與任地何涉

此書何也
其書尚輝開刊則直是變若其共畫而刊則亦與
李則益歸文於盡故人之修舉雖設而然其
五皆只盡六皆今日李則盡故人之修舉雖設而然其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大可稿

田易易堂 李拱恕谷較

四書改錯

三十

記述錯

論語學而篇

程氏曰論語一書作于曾子有子之門人故二人特以子稱

論語作于二子之門在唐柳子厚早有是說要是杜撰無據之言且柳不專以稱子為辭聖門諸賢別有稱例從來子思不姓曾子不字諸書盡然幾見禮記

四書改錯



家語大學孟子中有稱曾與者若有子未知何字祇
檀弓一書有子問曾子有子之言似夫子有子謂子
游未聞檀弓亦有子弟子作也

憲問

此篇疑原
憲所記

不稱原思而稱憲疑其自謙故謂憲所記不知憲多
稱名亦是稱例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即原憲也家
語原憲隱居衛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
連騎過謝原憲皆不以字而以名豈俱自記者

大學曾子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
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古經文是經經註是傳皆是兩書無有一書而分割
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
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經有詩傳毛傳韓嬰傳是
也春秋經有春秋傳三傳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
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仲長統不曉傳是註因有
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而朱氏并不曉是兩書
於大學孝經則并以一書而分作經傳是經傳二字
尚不解而可鑿然曰誰記之誰述之乎
若曾子記述大學則自漢迄今從無是說以禮記四

十九篇較之則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荀卿作三年問呂不韋作月令檀弓作檀弓漢文博士作王制河間獻王諸生作樂記曾子無有也以七十子所作書考之自子夏作詩傳喪服傳外有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莘子十八篇王史氏二十二篇甘子十六篇子夏弟子李克七篇宓子弟子景子十二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曾子無有也以曾子所傳可見者計之有孝經一篇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一篇他無有也獨朱氏一人曰曾子作大學及或問何據則又云無他佐驗意其或出之先民之言故云則

亦自言非曾子矣且自言無佐驗矣乃朱氏自言非曾子無佐驗而人之附朱氏者必曰曾子曾子毋論其他即大全盧氏於孟獻子節有云或謂子思作大學考孟獻子曾師子思師不引弟言今公然引獻子語自是曾子而非子思則以獻子立于文公朝一十四年在孔子尚未生而以為曾師孔子之孫子思此真鄉里小兒病疔熱之言而大全載之三百年來傳誦之此何世界然且子思作大學一語出漢時孔鮒未必無據而附和朱氏者又變盧氏說以為大學記于曾子之門人子思正曾子門人也史記既稱子

思作中庸則并作大學有何不可然又不識孔鮒有是說謂賈逵有言孔伋窮居于宋作大學中庸因之明嘉靖間有巧爲作僞者造爲魏政和大學石經本出于甬東豐坊海鹽鄭曉許仁卿家云魏政和中詔虞松考正五經令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于石謂是子思作而競傳其書泐至萬曆甲申年南京戶曹郎唐伯元直上其書請頒布學宮而神宗疑之寢奏不行然猶有石刻本裨海續本宋氏大學居疑本傳世不絕幸其人無學動多敗漏如魏史政始中原有虞松較經邯鄲淳鍾會作書勒石之事

然是政始非政和也政和者宋徽宗之年也且祇有邯鄲淳鍾會而竝無衛覬衛覬者衛瓘之父與虞鍾不同時經典稽疑謂據瓘傳覬以太和二年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裁五歲是也然且請頒之疏有云此本虞松受之賈逵逵與鄭衆皆各有論說而逵本獨行按漢魏有兩賈逵一在漢熹平間受諸經者一在魏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鄭司農同解大學之事此狂詬也乃祇此大學原未嘗錯何必改補自二程與朱氏改後而作僞無忌憚有如是者然且

前後競改約五十餘改本而竝不敢改曾子記之與門人述之之錯寧狼藉聖經千態萬狀而必不敢稍拂儒者之意竟至于此

章節錯

章節之錯莫錯于大學之分經傳判綱領條目將經文移掇前後與中庸之自為章次使千百年聖賢所傳之書為之一變此絕大關係不止錯者但其說浩繁頗費卷帙此一槩不載第存之大學証文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三書以俟好學者推考而已若中庸則偶附二章以示大意餘倣此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

子罕篇

重出而逸其半

此分章錯者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為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為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復簡于此者今既註重出乃不註之不重章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或以忠信為威重之基或以取友改過為固學之地總無是處此錯註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泰伯篇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既云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上章非重出矣此本
是一章其記曾子文者以曾子聞子語時特引子象
詞以證明之與牢曰子云同一記例其在泰伯篇二
句則複簡也今註重出者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
之此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
錯註也

稽求篇曰北齊魏長賢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
以參議時政斥為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
位為長賢責為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

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果。一。章。矣。此。則。以。史。証。經。之。可。驗。者。耳。

禮之用二節

程子曰禮勝則
離樂勝則流

此分節錯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禮樂
本同原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璅
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
專于和不事樽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行
樂勝則流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然疏義畫截

如是集註既引樂記禮勝則離八字于註下而分節則以小大由之與先王句作一節不矛盾乎

德行節

程氏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

此與上從陳蔡節另作一章按史記弟子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紀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材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列門部如此况此時伯牛閑騫輩皆不可考即冉求一人明明子哀公三年為

季康子所名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為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為此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而隋時皇氏亦曰此記者別記一節非無據也

章大來曰舊本德行上有子曰字大全謂夫子稱弟子無稱字例則下章孝哉閔子騫已稱字矣且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為德行其果屬子語或未必然然以此為從陳蔡之辨則又不是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卷十三
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
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程子曰此錯簡
當在齋必有
明衣布之下

此以改經而兼改禮并改章節尤當急正者考禮並
無齋不可解衣之文且古禮文并列代禮志又並無
寢衣一名在祭典之內又且從來衣製並無有長半
于身之衣據古禮衣長無被土且連裳為之續衽而
鈎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繚戾足下既
不能衣之就寢又不能寢而衣之于是無可如何有
強解者曰長祇半身是半截之衣則不特壞經壞禮
并古文詞例亦一併壞盡古詞例有字俱作又字如

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一身有半是長身
而又半之非半身已也不知寢衣是被古有明文孔
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衣者
以衣本被字康誥衣德言是被德言繫詞厚衣之以
薪是被之以薪故衣是象形下覆兩人
夫世有一
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特其又分
衣被者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此則經文禮
文字例名例皆所當急正者

乃又有難者曰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非必有寢
衣謂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也寢衣所同長

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
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
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連類記之今錯解寢
衣反以為前後不接竟改移此節于齋必有明衣布
之下且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狐貉亦以類相
從則紅紫褻服何以與褻裘不相從羔裘玄冠何以
與緇衣羔裘不相從耶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辟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氏以
作者之謂聖強以義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為非是矣

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
年皆耄耄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
不反同夫作者宋書隋書北史凡隱逸傳俱有七人作周語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至合外內之道也

故至誠無息至無為而成

中庸舊本章節與朱氏章句不同自自誠明始其分
性教分天道人道祇在能盡其性與其次致曲兩節
下皆合言之故此章三誠者皆性皆天道惟誠之二
字屬教屬人道則誠者成已誠者成物正盡已性盡
人性故曰性之德豈可與至誠無息分作兩截况大

文顯有故字。天下無章首而可以故字作發語者。舊本以誠者起至無為而成。判作一截以為誠者必成已必成物必合仁知外內以為盡性之性與天道。人道之道則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物不粹成而誠無偶至自非本健行之實立可久之業。歷廣大高明以底于有成不至此蓋誠者天下之至一而無間者也。故下截復以一言推之。

子曰吾說夏禮節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

舊本子曰吾說夏禮節合王天下章為一章以三重是德位時從愚而好自用章來呂氏三重本錯註也。中庸聖人之道以三千三百治世其所崇禮必有德有位有時聖人其德也天子其位也今天下其時也。夏商非時矣故王天下有三重始能寡過否則災必及身矣何則不信從也。

三重鄭註為三王之禮固謬若如呂氏以議禮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焉。得與議禮相峙而三若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將四重矣况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專重禮教。

安容襍及。又况三重節與愚而節正相反。惟聖人不愚。天子不賤。今天下不生。今反古。故得寡過。寡過者。正不自用。自專。災不及身之謂也。今錯註三重將寡。過二字全無解說。乃謂人得寡過。夫以聖人治世。謂致曲所及。變化有之。未有民物信從而講。蘧伯玉寡過之學者。陸氏釋文訓三重作德位時。而北宋儒者。尚有德重位重時重之說。豈可以呂氏臆見而鑿然實之。

遠宗曰祭統夫祭有三重焉。下即承以祿獻升歌舞武三者。此下承以時位德而不及制度考文則

于文例已不合况考據乎

句讀錯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此句讀錯者舊註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雖引君陳篇而自為詞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堯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湯誥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孟子引泰誓有罪無罪惟我在引伊訓造攻自牧宮朕哉自毫皆非書原文古人引書例類如此若其解則如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

其肆皆甚至語故曰美大孝之詞乃自漢晉唐以迄于宋凡引論語文皆如此讀如班固白虎通曰孝乎惟孝袁宏後漢紀曰孝乎惟孝潘岳閒居賦曰孝乎惟孝夏侯湛昆弟誥曰孝乎惟孝以至陶潛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太平御覽引論語文皆曰孝乎惟孝是此一句歷千百年如一轍者自集註改讀而少見多怪反以惟孝之句為腫背馬矣今學宮諸賢贊詞亦尚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世曾有過而問焉者乎

或祇問為政未嘗問孝不得以孝乎二字詰之且書云不句非引書法若乎字則有必不可句者蔡邕書石經以乎作於曰孝於惟孝於可句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下而飲者

如此則揖讓屬升飲屬下大無理矣揖讓祇屬升則于下于飲時全不揖讓已自乖錯若以飲屬下則飲在堂下將射禮所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小射正命不勝者升階取觶于豐上而飲之俱作何解且此一飲在禮文明曰作飲曰升飲而乃曰下飲可乎

况此在論語與射義俱載孔子言俱是此揖讓七字且俱有讀法論語王肅註云此七字連作一句射義鄭玄註則揖讓而升下五字作句而飲二字又句今以飲屬下則禮文禮意與前儒句讀之例俱蕩然矣不止錯矣餘見自為典禮條

懷其寶而逃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二段

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

懷寶逃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為主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是前二答必非夫子語善讀書者此處便當着眼不然論語此

書失文例矣此惟明儒郝京山解此極當郝云前兩日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為問答以斷為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為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輒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謂極快且貨語絮絮而夫子祇五字答不絕之絕尤為可念郝氏解

經多武斷惟此極當然則此當註曰不可三字句曰

字勿斷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

百世之上自然一讀原不能連百世之下十字作句
然以百世之下連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十一字作句
則又錯矣古文排句有例此二句排出雖略讀而仍
是一氣文例如此所云興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
世之下連下讀則失文例矣漢王吉傳孟子云奮乎
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特增行乎
二字使四字屬上不屬聞者此極善全文例處要之

百世之上下自有以及二字隱然在內讀者當自知

耳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

既云不待朝貢又云以政事接見不可解虞制五載
一朝三載一考績既不朝貢焉較政績况使吏治國
則與政尤不相涉乃曰而以政事接見則不以貢見
而以政見言甚周章故今八比家則直合九字作句
與集註反此實集註不善讀註疏而首鼠不決致有
此者據本文不及貢以政是五字句以者與也若據

趙註則謂此是尚書逸篇之辭以不及貢三字句言不待鞫貢而自來京師一若天子以政事見諸侯者貢是實字政是假詞此亦未必盡然者乃孫疏據隋經籍志有尚書逸篇似孔氏壁中之殘冊至唐末尚有三卷而徐邈為之註因信此語出尚書逸篇趙氏必親見故言之鑿鑿而不知隋志所載其書出齊梁之間趙岐漢人所言未必即所見况敷奏考績亦有定候不必如後世郡國可不時召見得借政事為抵飾又且既設治吏則明不聽政焉得反以政事飾世耳目使集註有識則直以政句否則一從註疏尚有

未恰而乃依違胡突全屬首鼠天下有是註法乎則不止錯矣

聞文王作興

作興皆起也 大全言文王起而為方伯

此既襲趙註當于興下註一句字乃又不註明祇作興兩字連屬而大全小註則又合註文一句一似作興皆指文者按趙註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邢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漢王逸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亦以興字句且正引孟子此文蓋漢

後句讀竝如此

後句讀竝如此亦以與字同且五民蓋千地文蓋對
小數問文而皆舉對王師時太公鐵條魯東廟之商
之問文王與談曰曰益補平來又編編曰塗之遊以
與昔林文序妹故詩問文王將與以與字同而無施
與與字出風而大全小指與與合括文一何一何於
五類類故詩商千與不指一何字又又不指何於
問文王竹與
不土論定
宋命而八外故防突全風首風天不存狀詩幾平限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樓宅中象明較
王崇炳虎文較

四書改錯

四十

引書錯

仲弓問子桑伯子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
夫子譏其同人道于牛馬

家語竝無此文此見之劉向說苑而註錯引作家語
者且同人道于牛馬亦非夫子所譏語

後我后后來其蘇

四書改錯



此商書仲虺之誥文也

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已見前篇

後來無罰是商書太甲篇文與仲虺之誥后來其蘇別是一篇乃云見前篇錯矣

衛君待子

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非十年也

不得罪于巨室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此事見晏子春秋是麥丘封人祝齊景公者劉向作新序錯以此移之桓公而集註又承其錯而錯之錯堪再錯乎

蘧伯玉寡過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竝無五十知非之文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其後言孔子亦如之大抵謂人生善遷六十即變未審六十之所謂是不即五十九之所謂非也非不是過知非不是改過且是旁人知是非非已知是非且是六十

知五十九非五十知四十九又且伯玉孔子皆六十化不是伯玉一故事惟淮南王安錯讀莊子有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而集註襲之且不云淮南子而云莊子錯又錯矣今天下皆認是伯玉事且直以知非為五十典故嗟乎冤至此

楊子拔一毛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與楊子何與四書集註補云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可濟也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

墨之治喪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四書集註補云既註墨子當引墨子節葬篇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苴漏則止矣此真墨子何得舍此引他人書乎且不歌不服何與焉

堯典

虞書篇名今此文乃在于舜典蓋古書二篇合為一耳

此亦錯者據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以舜典亡其半而其半即溷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賾獻尚書

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姚方興得古文曰若稽古帝舜
二十八字于大杭頭始攙其字于釐降二女之下慎
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而篇亂矣二典分于二十有
八載帝乃殂落一節已前是堯典已後是舜典特舜
典在月正元日前又脫落半卷略見史記其原文不
可得耳故舜典二十八載前俱是堯典如後漢張純
奏二月巡狩宜遵堯典章帝時陳寵奏唐堯著典皆
災肆赦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西
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
稱堯典况孟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

二典古文原是二篇祇因後人妄分遂致淆亂並非
古合為一如註所云也朱氏于孔壁古文悉指為偽
焉辨分合此在好學者自考証耳

張文獻曰史堯紀自放勳至二十八載中有舉舜
降二女與慎和五典連文則二女五典不得中分
顯然也但舜紀又有賓四門入大麓烈風雷雨不
迷節豈二典原兩載其文蕭齊以誤分而刪其一
耶

神農之言

神農炎帝神農氏教民稼穡者也
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四書改錯

神農之言則豈是農家者流管子有神農數文子所引有神農法故漢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實有其書若呂氏春秋引其言有云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是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致民之利也此則神農之言之可據者

據書錯

學文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宋人不識六藝祇據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六物當

之不知此非六藝係晚周言禮者一家之言徧考之群經無一合者問按其實古有六藝家取先聖所傳經文而解斷之定之為六名曰六藝孔子經解有詩教書教易教禮教樂教春秋教共六教皆以藝名淮南泰族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但六教所解其文甚夥孔子前後各有所遺劉向校其簡編令其子歆輯成之名六藝略而班固作藝文志尚得核其數目有云凡六藝一百三家序為九種其說有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此在周秦間目睹手輯兼有編冊可指數竝非儒者一言可以彼我各見爭是非

者是以孔子世家謂孔子成六藝序書質易刪詩定禮正樂修春秋六藝全備而以之教人則通詩書禮樂者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謂通四經者多而通六經者寡也乃自漢以後凡通一經者謂之通一藝儒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三術訓篇孔丘通六藝之論皆指六經言自鄭康成與林孝存爭周官得失偏袒周官謬于少儀學記中藝字凡藝文之藝皆註作周官藝物之藝以致徐幹作藝記直實以六物而宋人無學但知彼不知此矣朱註既註詩書又註六藝假古六藝耶則詩書在六藝中焉

得詩書又六藝今六藝耶則禮樂有文射御書數未必有文也此皆不識兩六藝而隨意引據者况小學習書數但習其事未聞學其文若禮樂射御則禮二十始學禮長曰能御幼曰未能御恐非弟子職矣遠宗曰周官六物竝列顯與經悖據射義天子以射進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則以射本小藝物須禮樂飾之此正與論語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同是禮樂非射御等矣况禮運明云禮者本乎天殺乎地達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射御祇禮中之物必由禮達安得有禮樂射御竝列之事

五達道

達道即書所謂五倫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五達道並非五倫自此一錯據而溥天之下老老少小但知達道五者為五倫而不知三代以前有真五倫亦一笑話嘗讀孔安國註虞書慎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即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皐陶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弘敷五典註皆如此每竊疑之何以同一五倫而六經之註與中庸必不相合豈

五倫有同異乎及讀春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即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為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証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只此數是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人皆賢大夫而史克又熟于掌故竝作此言即史五帝紀述古五教亦無異詞惟孟子所言以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推記契教

此不必合一者且是人倫非五倫是長幼有序非兄弟有口從來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為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則五達道之必非五倫即長幼二字有明証也是以漢唐儒者皆在宋以前並不以五達道為五倫之說且亦並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而朱註濶兩為一移甲作癸從此五百年來直混沌別出一世界矣
古經重名實凡立一名必各舉實數不得相混如管子稱六親衛石碣稱六順王制稱七教晏嬰稱十禮禮運稱十義祭統稱十倫自為名義亦自為部目雖

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如謂名目小事無關得失宋後不識五倫而君臣父子不絕于世則始皇焚書世何嘗竟絕倫行而千古恨之者正以此名目得失所關者大也舊註達通也謂道之通行有此五者徐仲山曰此即道不遠人章君子道四之道四道缺夫婦耳
章大來曰孟子人倫必不可當五倫者論語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為大倫之二然而以主客為長幼則明缺兄弟矣五倫何可缺兄弟此與十倫之偏舉長幼不及兄弟者不同

關雎之亂

亂者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既以亂為樂之卒章而又引史記關雎之亂以亂之夫關雎之亂在漢時原有二說一是理亂之亂謂鄭衛音作正樂皆廢而失節師摯能首定關雎一詩因其亂而為之理之則理亂曰亂故曰關雎之亂此鄭康成說也一是刺亂之亂魯申公說詩謂關雎本幽厲昏亂衽席無度原是刺詩而孔子輯為風始與鹿鳴文王清廟合之為雅頌之始則是衽席缺失幽厲亂也而詩始之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此史記說

也今朱註但見史記有關雎之亂以為風始八字而不讀前文遂至與已說相悖而亦不知已疎極矣然且樂章之亂竝無明註不知其所為卒章者謂關雎為他詩之卒章耶抑關雎一詩而自有始章有卒章也解經須根柢始可不錯前儒謂燕禮鄉飲酒禮皆有工歌笙入間歌諸節而以合樂為一備備者成也乃合樂用二南六章竝從關雎遙領之遂疑此是關雎之亂考工歌間歌各有三終俱自為首訖未有前樂以後樂之詩作終章者况二南六章關雎在首不在卒也嘗按古樂歌詩必前衍後促樂府所云前為

豔。後。為。趨。者。故。春。秋。傳。以。商。頌。那。詩。一。章。為。商。樂。之。首。凡。二。十。二。句。分。作。五。章。而。以。末。一。章。六。句。為。輯。之。之。亂。輯。者。促。也。聲。轉。也。周。樂。亦。然。大。武。以。周。頌。武。詩。為。首。而。武。祗。七。句。亦。分。作。四。章。而。以。末。一。句。著。定。爾。功。四。字。為。一。章。策。書。載。閔。馬。父。言。至。今。可。考。也。今。關。雎。一。詩。當。分。五。章。而。以。末。四。句。為。樂。之。卒。章。謂。之。關。雎。之。亂。此。如。魏。文。作。豔。歌。本。七。章。而。晉。樂。判。末。章。為。趨。此。似。可。據。者。但。不。知。何。時。何。所。祗。奏。此。一。詩。則。終。未。易。解。也。若。關。雎。刺。亂。則。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此。皆。魯。詩。

說漢人說詩多本此

誄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

此又錯據誄文者子路以子病請禱而病者親問則正當以古禱禮對而對以諡誄之誄子路縱不學亦寧不少為病者嫌乎古有禱禮有諡禮而總名曰誄誄者累也禱者累功德以求福諡則累功德以易名明分二禮但以累功德同故均以累字稱之實則禱曰禱誄諡曰諡誄故周官大祝作六詞直分五曰禱六曰誄謂禱誄可稱誄而諡誄必不可稱禱今明曰

禱爾而偏以哀死之謚誅當之可乎按說文誅禱也
論語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也而孔安國註論語
云誅禱篇也徐鍇曰卽尚書金縢之詞鄭司農曰卽
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于軍中是也是誅卽是禱
禱爾一句卽禱篇之文註太錯矣誅一作譎見說文
一作譎見集韻總此一字

書同文

文書名 大全文
是字形名是字聲

此錯據秋官文而合兩爲一者按文書名三字出自
鄭註皆訓作字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正書同文

也故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
于方百名卽百字若謂名是聲則秋官大行人論書
名聽音聲明以教文字與譯言語分作兩事烏得混
合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
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于滅質則
其本亡矣雖有
文將安施乎

此據文大錯不可不急正者經凡言質文皆以質樸
與文飾對待爲言如尚書大傳王者一質一文類並
未有言質是本文是末者惟宋儒楊時錯讀禮器甘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謂甘是和之本
白是采之本忠信是禮之本則質是文之本不知質
是質樸文是文飾故可相勝若是本末則未有末而
可勝本者况本是忠信不惟不可相勝宋儒每言文
質彬彬為三分文七分質幾見行禮而可有三分無
忠信者讀書須讀全篇况禮器亦容易卒讀其云甘
受和白受采忠信可學禮此是質地之質與文質之
質了不相涉質地猶言胚子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為
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為胚子學禮之家以忠信為
胚子胚子者本也故又曰忠信禮之本也若文質之

質則禮器明云禮有以文為貴者龍衮黼黻類是也
有以素為貴者大圭大路類是也是文素即文質文
素互貴即文質彬彬而乃引質地之質作樸質之質
讀受和受采之文而不讀以文為貴以素為貴之文
認質為本認文為末此聖經聖學之厄而朱氏一引
其說註林放章再引其說註子夏問素絢章三引其
說註此章而至于棘子成章則直以失本末之差貶
抑子貢而其說至再至三牢不可破矣錯矣大錯矣
餘見貶抑聖門條

凱風

凱風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婦人不安室則其過已大而謂之過小錯矣此係毛詩說不足據者舊三家說詩有以此為母過責子之詩故趙氏註此亦祇云責子而不及其他蓋勞苦劬勞古凡勞字皆指父母虐子言論語所云勞而不怨是也大抵引詩相難則必取其相類者惟小弁虐子而怨則與凱風之虐子而不怨者明有關合故同此一過而但以過之大小辨之謂小弁虐子事關廟社凱風止父母不我愛耳廟社事極大失愛事極小虐子雖同而過之大小有異當怨不當怨辨在乎此不

然則孟子明言不可磯不可磯者謂以磯侵水而激水之怒比之母以事責子而拂子之意猶言抵觸不得也假曰不安室則母自失節何抵觸于子而曰不可磯錯矣又錯矣

朝聘

錯據商朝禮諸侯相聘禮為周朝聘禮見朝廟條

拜下

錯據燕賜謝拜禮為朝拜禮見朝廟條

千乘之國

錯據甸車司馬法為成車司馬法見典制條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錯據職喪禮為為位禮見喪祭條

厘無夫里之布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鄭氏謂不種桑麻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罰之使出一夫百
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本文是夫里之布夫里皆是布故總承之字若謂里
是布夫是役粟則夫字當句不成文矣考周禮閭師
凡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謂一夫之口率泉即今丁
錢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使出一里之口率
泉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夫猶

是口稅而罰有輕重祇以無常職者例有他罰而不
種桑麻則罰止此數乃其後凡遇民塵不問有常職
已種桑麻而概以是取之故曰民塵當無之是此無
者無夫里兩布孟子本文顯然而周官司徒又明有
夫布里布顧舍此不引反引屋粟夫家之征以亂之
夫旅師掌屋粟均人掌夫征塵人掌市布各有職掌
即載師連載亦且三罪三罰並不相混屋粟夫征特
罰案有是耳今但斷以布又安得并案及此

張文釐曰此在註疏總不能解惟鄭註稍有分別
或問鄭夫布與夫家之征其異何如鄭答夫布是

算斂夫家之征是田稅是鄭亦明以夫屬布與夫
征異矣既引周禮并鄭註而又錯真所不解

食夫稻衣夫錦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
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縗緣要經不
除無食稻
衣錦之理

此錯據間傳文者間傳記喪禮衣食變除之節原有
六節今朱註祇引三節又無節不錯間傳云父母之
喪既殯食粥其祇言變食而不及衣者以前文記始
死節有斬衰齊衰文不必贅也乃忽增麤衰二字以
下節所受是成布成布以漸而細則此必麤而未成

布者因卽以麤衰名之不知麤衰卽疏衰春秋以前
無斬衰而有疏衰左傳晏嬰居父喪服麤衰孟子告
滕文公齊疏之服荀子以齊疏為齊麤衰是也及三
禮繼起別有一斬衰而降齊疏為殺服且又分齊疏
為二直以疏衰屬斬衰之後齊衰之前謂斬衰父服
疏齊衰母服則其所云麤衰者在春秋以前為父母
正服而非變服而在三禮後則祇為母之正服而並
非父與母同變之服今乃增此衰于父母既殯兩當
變除之受服中可謂禮乎
間傳又云既虞卒哭疏食水飲斬衰三升受以成布

六升今又改既虞卒哭為既葬以虞與卒哭在葬後也。不知虞與卒哭本有兩節。天子以下卿大夫以上則虞亦變服。惟士庶人不變耳。今合兩節為一節。則但有士庶而無卿大夫已乖錯矣。然且斬衰三升成布六升。此升數不可刪。抹據禮註自六升七升至三十升皆以成布稱。若止成布二字。則何成布也。乃不知緊要公然刪去。至自為解說。則又曰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吾不知宋時漆布是何物。但其所云既殯食粥未受成布者是麤衰非斬衰也。今忽舍麤衰而解斬衰。或者不熟三禮不識諸衰。

有公革錯認麤衰即斬衰耳。乃問傳于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下明云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一氣讀下斬之三升即接以疏之四升受布六升。即接以受布七升。斬疏不同名。三四六七不同數。而乃以三升受六之斬。仍據之解四升受七之疏。而不之覺。是攤書據文。祇見半行。而于半行以下即邪視亦不及之。真可駭事也。

問傳又云期而小祥。食菜菹練冠。縗緣要經不除。朱註依文抄入之。亦可已矣。乃大全引朱註自解。則又云縗淺絳色。則縗與纁類。係黃赤色。非絳色也。又解

云小祥以緇為緣則小祥明云以縗緣並無云以緇緣者且緇非縗并非絳也又解云一入為縗四入為縗亦是漸漸加深耳則爾雅止云一入為縗並無四入為緇之文惟考工染羽始有五入為緇語然是染羽不是染縗且是五入並不是四入何故舉手必錯如此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又晚晴稿

蔡德揚德載盧人宏子遠較

四書改錯五

改經錯

改經之錯莫過于大學一書自二程氏改後南宋元明競有收本約數十本經禍至此亦慘烈矣但煩不勝載且辨論亦多卷是書祇括略未能輯及因識此以俟踵事者說見大學証文及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諸書

瓜祭

陸氏曰瓜魯論作必

禮玉藻瓜祭上環以其切園也則瓜祭二字正禮祭名故孔氏註作三物之祭若陸德明釋文此唐儒最陋者而偏引作註錯矣據其自言魯論作必今何晏註疏本正魯論非齊論也然竝非必字又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曰雖菜羹瓜祭亦非必字

五十以學易

劉忠定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
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論語自魯論外但有齊論古論竝無他論之名且此三論中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字為劉元城所見錯矣按史世家作假我數年然加假通字非聲近之誤若五十作卒則字形全不近五以上下相互為形从二从又卒以衣識各見為形从衣从十使校古文耶則又與忒近乎校今文耶則五與衣近乎此皆大無理者且朱氏何以知是年夫子將七十也不過謂夫子贊易在七十前耳經明曰學易而註者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學易豈有此理蓋學易者六藝之一也古以詩書禮

樂春秋易為六藝亦名六學而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者猶五行之更遞用事而易則與天地為始終故古者四十強任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為窮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限也

三月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此史記自為文何闕脫漏而註及此若大全載程子謂三月是音字之誤則音字亦本史記聞韶音語然史記下文仍云學之三月則三月與音字各出非形誤矣且此亦唐韓退之說總屬多事

蒲盧

盧改蘆說見物類條

雖少

少或作坐

四書集註補云少從無有疑為坐者况作則坐可知矣豈立可作乎張南士云古最輕少者凡輕其人曰

少之故有雖字若坐則何難一起而加此矜重之詞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

禮入國而問禁

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未聞入國始問禁者此改經也國有四境境即界也若國即中國不惟在境內且在郊關內矣禮文是境字孟子臣始至于境正是境字乃改作國字使五百年來溥天下老老小小皆有入國問禁一假禮文在其胸中亦可嘆矣若謂王固在郊關之內必入國後可問禁則施禁在近問禁須在遠幸而孟子問在境耳萬一如

是禮入國始問則郊關之內去國門尚遠倘有犯禁將若何

子路曰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是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舊儒皆云子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蓋即夫子使語之也此在鄭氏後無異說者况此係後漢勒石唐人鐫版之經文從無異同可假以宋人寫本謬亂之乎且此寫本誰見之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四書改錯

莫之知謂無所聞于天下也。與上管仲正反。乃又欲增一人字。四書集註補云：後漢應劭奏議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應劭引此文自增人字，非謂論語有人字也。若然，則應劭無自字而字也。字可曰論語并無此三字乎。

黻冕

黻集註改鞞說見衣服條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學之久而不志於祿，不易得也。

孔安國解穀作善，如洪範既富，方穀之穀，言學無不

至善者。今又解穀作祿，而改至字為志字，無論經字。勒于漢學有碑本傳世，必不當以疑義改本。經字况其說有未可通者。古為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大抵幼年入學十五年而入大學，其所升進不過由鄉學入國學而已。是必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王制所稱造士造者成也。夫然後大學正論秀而升，諸司馬始得入仕。此如漢志所云三年通一學，至三十年而學始立。內則所云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為學仕之限。是以漢代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察舉。未有三年稱久，三年當志祿者。若周禮三年大比

此正司徒升俊之時凡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三年為斷此升賢三年非學三年也但三年不至善當云不可得而曰不易得者曰學之始事務在至善大學誠意所云盛德至善是也特至善無難學即得之而阻善之徒必以為善匪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此有何難解而必改本經以就己說為

張文蘆曰戰國功名之士從衡鉤取始有期年揣摩成之說然當其求師異地亦不知凡幾年矣董江都以文為學亦且三年不窺園若樂羊子游學

一年還家而其妻遣之即七年不返豈夫子論學而謂三年必志祿殊不然矣

民無德而稱焉

齊景公有馬章

無德而稱舊本原是德字原無別本魯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為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

德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為稱蓋謂即稱也斯即德也註解甚明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坊本則仍還德字遂難分辨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集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不知有德字者此何意也况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祇以異句仍是費解豈夷齊是異與抑異乎齊景公與棠棣中庸引詩常棣篇註改棠棣說見物類條宿于晝晝改晝說見地類條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尤延之曰孟子仁也者人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下高麗本有義也者云云

此直錯增經文尤宜救正者孟子自五代以板本行後亦未有他本別出之事况外國他本偶行中國必明見史載如後周顯德中新羅獻孝經宋咸平中日本獻鄭註孝經元祐中詔求高麗百篇尚書不得爾時高麗使者明言其國無他經本豈有孟子別本見南渡後而其時不載及者况人不讀書信口捏造古無有以仁義禮智信分配五行為五常者也洪範以

人之五事分配五行但云肅父哲謀聖而不及其他
至鄉飲酒禮始合聖仁義中以配四時周官六德知
別以春為聖為木夏為仁為火秋為義為金冬為水
為中而無禮智信惟春秋穆姜作筮易詞直曰體仁
合禮和義幹事明明以仁禮義事分解四德然猶不
及智信故隋時何妥以為幹事是信而唐時李鼎祚
易解又曰幹事是智彼此十度以為智信二字六經
無據也惟鄭康成註中庸其于天命之謂性句謂木
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始
五字合出名為五常然未知出自何書頗類後漢緯

書中文雖或原本古經然出自後漢故白虎通亦載
之孟子時安得有信字錯極矣前儒每言論語分言
仁義惟孟子合言之且不特合仁義并合禮智如人
皆有不忍章以仁義禮智為四心口之于味章以仁
義禮智聖為五性曾及信一字否况合言為道指仁
與人言仁即是道此本中庸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來
且以信為終德專以信屬五行之士亦未知起於何
時鄭氏以信屬水以知屬土早已大殊又禮運四靈
以為畜曰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易乾鑿度云冬陽氣
闔閉信之類也故北方水為信中央土者可以兼四

方之。行。知。之。決。也。則。所。云。中。央。智。北。方。信。者。在。今。儒。亦。未。嘗。一。識。而。欲。合。五。者。以。厚。誣。孟。子。不。慮。為。識。者。笑。乎。

文輝曰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表記仁者人也道者義也亦不合智信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此則改經之尤無謂者何晏謂子路共雉作食則嗅字必是齶字因作三齶而起此固雅語不足道若集註引晁以道說謂嗅石經作夏雉鳴也則石經有漢

本魏本唐本其中字畫同異竝可考驗從未有作夏者且夏與嗅字形不相類也若引劉聘君說謂嗅當作臭張兩翅也見爾雅則臭嗅改字且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焉得有三總之杜撰立說罕有是處先仲兄曰說經當認字共者視也向也此古今字書皆載之惟不識嗅字遂致明明一書而猜若啞謎考梁大同年黃門侍郎顧野王作玉篇有噪字在口部中註五教反叫也至唐上元年富春孫強修玉篇又增一噪字註曰古教反叫也則噪原是叫字音與義皆同而其形則或少一豎或少一撇實則總此噪字衛恒

書勢所謂點畫無常制者是三嗅即三叫雞唱曰叫
雉以雞類亦作叫據此則子路向視即是色雉叫而
作即是舉山梁一嘆前後通徹豈非快事

章大來曰呂氏春秋子路拚雉得而復釋之此在
何晏共食外又是一說則知此書之不解久矣若
吳澄又欲改三嗅為三嘆則益無理耳

改註錯

射不主皮

皮革也布侯而
棲革于其中

舊註棲皮曰鵠竝無棲革者集註欲解主皮為貫革

故先訓皮作革竝改棲皮為棲革實則皮不是革布
侯棲皮不得用革革則去毛熊豹麋豸無辨矣且貫
革武射射有三革一曰甲革二曰冑革三曰盾革竝
非布侯之棲皮者錯矣說見禮樂條

傳不習乎

傳謂受之于師
習謂熟之于已

舊註傳是傳于人今改作受于師從來無有以傳之
一字作受字解者傳者授也非受也授受不得溷是
以傳曰傳業漢儒林傳傳業者寢盛後漢甄宇三世
皆傳業是也受曰受業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撫

受業于薛漢是也故孰先傳焉是傳于人即曲禮七十老而傳亦是傳于人凡單下一傳字總是授字乃以授為受以授于人者而反曰受于人則詰字先錯矣况古人論學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若受教不習則直一游惰廢生三省何有正義曰傳惡穿鑿以當時九家螽起異術竝作惟懼有誤故曰我傳于人得毋非素所服習者乎此如董仲舒傳公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東平嬴生不乖所傳餘即開門受徒轉相浸易故申公設教勿使傳疑疑者即闕而勿傳此明証也且此一傳字自漢唐至宋從無別

解即朱註所引謝氏亦是傳于人如云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其曰愈遠則非當下受傳曰傳之則正傳于人曰觀子思孟子可見則正指曾子所傳之人得其所習此是舊說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而引以為証此豈并謝氏所說亦錯解與

由也嘑

嘑粗俗也

按嘑字從無粗俗之訓舊註子路失于嘖嘑亦作嘑

嘑。玉篇。廣韻。皆以嘑字作失容解。故正義謂子路性
行剛強。嘗失禮容。謂之畔嘑。增韻曰。畔嘑不恭是也。
又王肅云。嘑者剛猛之貌。大抵是書分三對。柴參愚
魯是一對。師由辟嘑是一對。回賜屢空貨殖是一對。
其辟嘑之對。正謂一修容一失容也。兩兩對照。天然
湊合。天下有字義明而經義竝明者如此。
張文瀛曰。史記弟子傳。註引鄭玄曰。子路之行失
于嘑。嘑是嘑字。釋詁祇有剛強失容一義。而竝無
粗俗可知矣。乃今作字書者。以剛強粗俗連入之。
又不明指為何人之說。字學尚可問乎。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朱氏答或問曰
作只是作事

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
定是作文。且又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
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為發
明。若作事則尚幹辦。崇有為。與知慮聞見不合。且儒
者作事無可張弛。除躬行外。不過日用。應接所云執
事敬臨事而懼。斯已耳。有何開物成務。當創建大事
須上下千古考據。質辨以資其所為。此妄註也。故此
作字從來無解。作事者觀漢朱雲傳。贊云。世傳朱雲

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文矣。故多聞多見。在于祿章。則分指言行。而在此則合指傳述。皆以學問言。不以事言。蓋所見異詞。所聞異詞。其詳見略。聞頗與擇識詳略。彼此相合。則舊註不錯。何必又改。乃附和之徒。且引桑柔詩。予豈不知而作為証。夫詩之言。而者汝也。其言不知。謂他人不得知。非已不知也。此不止改註。又改詩矣。

束牲載書

陳牲而不殺。置書加于牲上。

舊註束縛其牲。但加载書。今又別據穀梁文。改書加

牲上。則以加字訓載字。謂以盟書載牲上。也不知載書。書名。謂載事之書。周官掌盟。載之法。因盟有載事。以之為書。然後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载書于上。以理之。今葵丘之會。並不殺牲。祇束載書于牲上。故曰束牲。載書原是倒句。舊註謂束縛其牲。但加载書。則束是束書。不是束牲。仍屬錯解。然曰加载書。則亦當明白。而朱註全然不曉。反疑書因牲而得載字。則加字。復出不知。牲是牲。書是書。春秋鄭子孔聽政。因為載書。臧武仲據郕。出奔。使寧惡者。啓載書。此時無牲。安從載之。且穀梁文讀書。亦不是置字。

時日曷喪

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寧與俱亡

桀語他書無考惟尚書大傳曰桀言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必日亡而天乃亡此以天自指以日指民初未嘗以日自指也故民即曰願與日亡謂從此可及天耳此改吾之有民為吾有天下則以日自指矣凡書有略改數字而解頓殊者如此
張文釐曰與日偕亡則天與桀未亡也故可獨樂不然則下文豈能獨樂說不去矣
以費畔

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孔安國註原云與陽貨共執桓子而名孔子今改而名孔子為據邑以畔則執桓子在定公五年據邑畔在定十二年錯矣說見故事條

自牖執其手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而視已時伯牛家以是禮尊孔子故牖執手與永訣也

此在舊包咸註原云伯牛病癩不欲見客故啟牖執手此是確註與國君視疾一禮全無干涉今此集註亦是包咸鄉黨君視疾註而孔疏于喪大記疏曾襲

之。此。又。襲。之。實。則。士。禮。喪。大。記。鄉。黨。大。文。及。他。禮。俱。無。此。文。且。與。他。禮。俱。不。合。此。未。可。信。者。古。室。無。北。牖。祇。有。北。墉。墉。者。墻。也。惟。亳。社。屋。之。而。啓。北。牖。于。墻。間。謂。之。死。牖。曾。病。者。而。居。死。牖。乎。且。惟。病。者。氣。絕。則。別。設。床。于。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今。未。死。而。先。遷。之。乎。又。且。室。制。無。南。面。者。廟。祭。入。室。皆。東。面。出。堂。始。南。面。故。鄉。黨。君。視。疾。東。首。謂。病。者。居。北。墉。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者。正。得。相。對。惟。漢。龔。勝。傳。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故。為。床。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一。似。乎。遷。尸。其。間。者。然。且。使。者。

入。戶。南。面。再。拜。行。使。人。禮。亦。未。嘗。曰。南。面。君。位。可。代。之。端。立。視。疾。也。包。氏。距。勝。不。遠。或。因。勝。事。以。為。說。或。另。有。師。承。總。是。錯。者。今。伯。牛。問。疾。原。有。包。註。且。原。自。不。錯。乃。舍。其。不。錯。之。註。而。偏。據。其。錯。註。以。為。註。覺。此。註。一。行。而。室。禮。寢。禮。養。疾。禮。君。視。疾。禮。俱。難。通。矣。此。當。俟。多。學。人。審。定。之。耳。
遠。宗。曰。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此。牖。字。是。墉。字。之。誤。舊。儒。竝。能。正。之。正。義。北。墉。特。音。容。
又。曰。士。禮。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徹。褻。衣。加。新。朝。服。于。其。上。與。鄉。黨。篇。皆。記。君。視。疾。一。節。然。皆。無。

今之學者為人

為人欲見知于人也

如此則仍是為已何云為人為者助也如夫子為衛君孟子所以為蚍蜉之為言助人也故孔安國舊註為已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謂但能言學以助人而躬行不足謂之為人總承上章言一是行學一是言學蓋學必躬行而後言之徒言則為人矣若范曄云為人憑譽以顯物為已因心以會道則以為人為表章人物較遜前說以與學者二字不關切也若求

知于人何得云為即宋人增韻詁為作被如史為人中所或詁為作緣如孟子為肉為無禮總是不合被入不可緣人亦不可也且為人非易事也徒以助人為學稍不顧已故稱今學未嘗謂古學須專已者乃集註于無為小人儒直曰小人儒為人則誣坐矣孟子欲去齊而留之者云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夫古所謂名實者謂具道德之名必有治國安民之實故聖賢居人國惟名實並具而後可為人否則自私自利獨善其身已耳是為人者上能匡君下能濟民謂之加上下此說經舊文而謂小人儒乎即唐

人道猶曰為已順而祥為人愛而公又曰為已患

過多為人患過少而小人乎

喪致乎哀而止舊註原云喪恐滅性故致哀而止毋過情也此孔安

國說也今改而止為而已謂致哀而已則廢禮文矣

然且既改舊註而又訾子游以簡略細微之弊豈非

冤事說見貶抑聖門條

畜君何尤

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
尤然其心則何過哉故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
止其君之欲者乃
是愛其君者也

舊註畜愛也蓼莪詩拊我畜我謂父母愛好之故君

臣相悅即以愛君為悅君曰畜君何尤趙註所云臣

悅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是也蓋古畜字原訓愛乃

又出媯字自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俱訓作媯即詩媯

于天子之媚然媚近于媯似乎過當故曰何尤今日

畜止也謂畜止其君之欲也則此詩本太師矢歌借

古樂以譜此君臣相悅之詞而其領句即云君有欲

而臣止之則招君之過尤且不免安得相悅况詩祇

畜君二字有何理欲而必于畜下添止字君下添之

欲二字此何憑何據何見何聞謂君下必有一欲字

直改悅君之畜而不之顧豈不是錯

為諸侯憂

諸侯者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附庸或可稱諸侯若縣邑之長則稱都君縣君邑大夫庸有之未聞有稱諸侯者集註疑此諸侯與上文諸侯不同上文游豫指天子故為諸侯度可為五等諸侯所法式此方命虐民實指諸侯則為諸侯憂當降等矣不知此亦錯解者所云方命非如註所解逆王者命也趙註原云違先王之命一曰先王則後王與諸侯同在中矣且不特趙註本文不又曰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以放命虐民流連荒亡者而總以行不行歸之先王則此諸侯者仍是天子之諸侯不必諸侯下又諸侯也况為諸侯憂向使後王佚遊則為諸侯患諸侯自佚遊則諸侯自為患逸樂死亡亦可憂事也若曰諸侯下又有諸侯則封建以來總無此制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

託寄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舊註託寄也諸侯失國而寄託他國謂之寄公亦謂之寓公然無食他國廩餼者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又

君喪為寄公設位又儀禮寄公為所寓國君制服然無給廩餼之事即春秋傳黎侯寄衛衛侯寄齊皆無此禮若魯昭寄齊齊景欲致以書社子家羈恐其臣齊而辭之及寄晉晉侯不禮致從人殺馬以食而並無問者苟有廩餼子家子將據而爭之矣此但當註曰寄公已耳焉得鑿鑿以食其廩餼四字加之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四海之民困窮則天祿其永終矣戒之也

此堯命舜之辭書傳無考惟舜命禹辭則在大禹謨有此數句然其文不同在大禹謨則四海二句與上

允執其中四字不屬故孔安國註尚書謂知四海有困窮之民則天之祿位長終汝身在論語則允執其中屬之四海二句故包咸註此文謂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窮者極也雖兩註各異而總作勉詞不作戒詞縱困窮二字可有異義而永終則俱解永長並不得作永絕解者以此二字是經史中係體要典語不容同異其在經如金縢曰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而在史則如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

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凡措諸語詞前後一轍不
更僕也乃漢魏以還遇有封立詔冊每直用其文而
以漸移易遂致謬誤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
關鍵凡讀書學人所當大為做省者嘗考漢武立齊
王問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
替朕命永終天祿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吳大帝告天冊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魏使
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此皆用堯
曰文作永長解者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
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祿永

終于已深觀曆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于晉稍抄變
其語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
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
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一似貶此一似頌彼而
于是策書變而論語亦不可讀矣何晏註論語則適
當抄變之際宜從變說而反錄包註以救此千百年
典冊之一綫乃偏改舊註以作異解然則集註之不
如集解已有明証而况其他乎

語之而不惰

顏子聞夫子之言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何有于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四書改錯

此又與舊註正相反者舊註云惟顏淵能解故無惰語之時惰語謂語者惰也蓋教不欲惰故有教不倦之文然不得不惰故又有先傳後倦之文若受教者則必如曲禮侍坐于長者聽必恭毋怠荒豈有師語之而可惰之理陳咸惟聽父教語故假寐而首觸屏風否則狂如曾點鼓瑟未終亦且備聞三子之撰若謂聖門惟回不惰則視七十子之徒匪人類矣學記曰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舍即惰也受教者無是也

文輝曰裁語即力行亦無解

夫子溫良

良易直也

舊註行不犯物謂之良即善也不知何據又改作易直之解考說文諸書有賢良精良安良諸釋而總是善義如周禮良車是精車儀禮良席是安席尚書以賢君為元良孟子以善於倡率者為良人善于調御者為良工從無以易直解者蓋簡易伉直善良各自為義故孔子經解以易字良字並出如廣博易良不可謂之廣博良良師乙論樂以直字與良字並出如正直宜歌風肆直宜歌商溫良宜歌齊未可謂歌齊

宜良歌風與歌商亦宜良也若樂記則又以易直與良三字並出如樂以治心則易直慈良之心油然而生假如所註則良良慈良一連三良心非笑話乎

張文彬曰樂記易直子諒原讀慈良陳澧集註謂是朱氏說已不可解及考之謂朱氏初不信有此讀及見韓詩外傳竟以子諒作慈良字始信不疑則已非朱氏說矣且朱氏既解良字且親見韓詩外傳文而註論語又自相矛盾何也

見善如不及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善不善不着人就自己身上理欲說

明日見善見不善而改見作知且曰真知已悖誕矣然且謂已之善惡則未有已善而如不及者學未得于已故可曰如不及此不及誰也孔安國謂探湯喻藥疾邢疏謂如試熱湯大抵如不及喻恐遠如探湯喻恐近在已身則遠近兩喻俱不通矣如謂見善無人字則見賢思齊焉有人字乎

不得乎親

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
不得是不相能如虐子殺子類順則悅之矣故毛晃增韻以順訓和悅即下文底豫所謂底致悅豫是也

朱註以得為悅以順為諭親于道不惟順字添出諭
 道支離將下文底豫亦必添烝父允若諸語大無理
 矣孝經以敬事長則順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
 長固難諭道幾見文王可諭以道者且本文明云舜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則悅親之由全在舜自盡
 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乃欲使親盡道則舜
 之盡道與中庸順親有道諸道字皆繆亂矣况論道
 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乎

且曰以善與不善而勉其善也且曰勉其善也

